

第一一册

方輿彙編

職方典

潼川州部

眉州部

嘉定州部

邛州部

(卷)

六三—六四

六五—六六

六七—六八

六九—七〇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六百二十三卷目錄

潼川州部彙考三

潼川州古蹟考 後基附

潼川州部藝文一

龍多山記

梓潼移江記

梓州惠義寺重閣銘

梓潼南江泛舟序

宴梓州南亭詩序

射洪縣拾遺亭記

梓州中江縣新堤記

送趙大資再任梓州詩序

送馮梓州序

賈浪仙祠堂記

郡守彭公堂記

黃鹿真人傳

講堂記

職方典第六百二十三卷

潼川州部彙考三

潼川州古蹟考

本州

廢涪城縣 在州西北後周為安城縣隋改今名元併入郡縣又東四百步有唐涪城縣故城

廢郪縣 在州東明併入州又州西百里有漢郪縣故城

富國監 在州南九十里未置

唐孫樵

前人

楊炯

王勃

盧照鄰

宋文同

前人

前人

秦觀

龔鼎

王平

楊纘

景直之

州縣志合載

萬年堤 涪水浸城城民居知州錢倫築堤五十餘丈護之至今未頽有記刻石

石笋 在州南高七尺許治東五十里亦有一株高丈餘遂名其地曰石笋山

石柱 在州西北高可五丈相傳以為鎮州之仙記不知始於何代年久已斜萬曆四十年夜忽大雨及旦柱上挿一竹筴遂直豎

銀杏樹 在州北董仲坦有銀杏樹大一圍高六七丈中空外榮陰覆數畝乃住宅物也樹下有董仲井讀書臺

蘇易簡宅 在州南八十里與銅山縣界

工部草堂 在牛山有記

董仲石室 在古樓山巔舊有碑記歲久磨滅

梧桐樓 在州東

盤樓 李壁有記

先得月樓 在倅廳魏了翁詩濃雲捲幕衝嚮

北天風不搖萬善息蟻行爬沙踏科日顯兔茫茫長在腹本來全體自分明日用其間人莫識

弄丸之暇劉若逢笑拍闌干我先得今俱廢

塔樓 在東山

拱辰樓 在雲臺山

江山一覽樓 在城東知州蔣容建

柏樓 擊雲樓 在州治內

長嘯樓 今廢

紅樓 在城上董璋建

官閣 在州北六十五里杜甫詩山腰官閣迴

添悉

兜率閣 在南山今燬廢

名世堂 在州後中街屈原司馬相如王褒揚

雄嚴君平陳子昂森白蘇軾畫像以八人皆各世云

來袞堂 在州內以宋丞相趙雄得名

不欺堂 于節甫建魏了翁有銘

懷吝堂 在運司魏了翁銘今俱廢

慈衆堂 在州東南山知州張雲建省耕省斂二舍於此

耕墨堂 在州內李祥居官廉無積以遺後人

祥卒封手製文五十篇曰墨田五十畝留與子孫耕因以名堂讀書於此

山亭 在州治西牛頭山上杜甫詩路出雙林

外亭窺萬井中

四春亭 魏了翁詩云皇天平四時不以秋先

春仁人奉天職不以德後刑四時長有春吾聞

仰子云觸事識初心乃以名吾亭今俱廢

橘亭 杜甫詩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

雲涼

水亭 杜甫詩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芡荷

西郊亭 在州治西

勸農亭 在州治西郊有碑記今俱廢

唐護聖寺鐘銘 龍紀二年節度使顧彥暉鑄

有銘

甘泉寺誓碑 李雍書

馬元直開元中詔 圖經云元直在唐為除州

刺史家有開元中詔

千祿碑 在尊經閣下顏真卿書今漸磨滅
梓州官僚磨崖贊 唐武后時司法參軍楊炯
作在北崖字十六七磨滅不可讀

王勃庾信護聖寺碑 在治北護聖寺
彌勒院記 李商隱書

甘泉亭碑 李湖八分書俱在城北護聖寺水
陸淨土崑北

劉蛻文塚碑 在城南長壽寺兜率院之崖壁
蓮花漏記 天聖中燕公肅守梓州日記仍自
為之記

梓潼古今記 淳熙間鄧令孫汝聰作
梓潼風俗譜 元祐間教授石慶嗣作
舊圖經 李宗諤序

射洪縣
廢通泉縣 在治南四十五里西魏改名湧泉
隋復曰通泉唐屬梓州元併入射洪

武南鎮 即今之武南鋪
陳子昂宅 在治東武東山下

書臺 在金華山嶺係子昂讀書處
御書閣 在舊通泉縣

聚古堂 在舊通泉縣
感遇亭 在金華山成化間縣令郭鐘為陳子
昂立以子昂有感遇詩故也

野亭 在治東北杜甫詩江水東流去清樽日
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金華亭影臨江水村
烟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

拾遺亭 在舊學後有碑

鹽亭縣
廢東關縣 元併入鹽亭
廢永泰縣 元併入鹽亭

廢高渠縣 在治西北六十里隋置縣尋改
廢宕渠縣 在治西北二十六里梁廢

孝義臺 在縣東一百五十里宋時邑人馮伯
瑜剖腹取肝愈父疾縣令下詔為築臺於此立
石旌表之

德星樓 嚴虞建今廢
叩雲亭 在縣治南

烏龍洞 在治東四十里有龍泉大旱不涸上
有古木蟠遶叩之風雨即至

中江縣
廢飛鳥縣 在治南一百六十里元併入中江
廢銅山縣 在治西九十里唐歷元併入中江

廢元武縣 在治南三里後周置宋改為中江
廢湧泉縣 在治南二十里水從山頂湧出

義木鄉 在治南四十里昔有木五枝同本而
生時呼為義木因以名鄉

通泉古驛 通泉縣治杜甫詩驛樓衰柳側縣
郭輕烟畔一云在鹽亭縣

黃鹿鎮 在治北五十里馬道與跨黃鹿飛昇
處

八洞鎮 在治東北三十里一作白洞
石丘鎮 在治東南三十里

新安鎮 在治南五十里
五堆鎮 在治南六十里

聯雲塔 在銅魚山
北塔 在治北二里
歪塔 在治東三十里

牟公谷 在治東九里又呼讀書巖宋隱士牟
煥所鑿藏書處今年谷鋪

獅子窟 在銅山以形名
仙洞 一在寶城山有石額二題曰蟬泉一窟
曰雲間仙窟一在樓妙山北懸崖壁立人跡罕
到係田真人之居也俱寬廣七八尺

走石 在銅山玉江中逆流而上司馬溫公題
刻風火家人封於此

碁石 唐田真人名大神自南陽來隱棲妙山
觀中能驅絕蛇虺履水如平地常與二道士弈
撒碁於江人取以獻蜀王旋失去後又得於玉
局洞前石盤內自是江中產碁石

挿劍石 在元武山相傳真武斬妖挿劍之所
明有舜田耕夫題真武像碑云披髮按神劍斬
妖血水腥至今江上石化作龜蛇形

嚴陵石 在治東二十五里嚴子陵釣魚處上
有寶嚴寺寺有嘉禾六穗圖碑

兔兒石 在治內土主祠相傳有二兔走入祠
中逐之遂化為二圓石

石羊 在治北四十里明嘉靖有羊常踐人禾
苗屢逐之不見土人莫測因伺之羊復來係一
石羊土人斷其首害遂除後於此建東嶽祠名
曰石羊廟

酒井油泉 在黃鹿鎮黃鹿真人修煉於此左

有酒井右有油泉飛昇之後油酒俱無止存煉丹臺今井油寺其遺址也

洗墨池 在樓妙山麓妙濟真人遺跡也池水清澈四時不涸

放生池 一在亞松山下未紹興十四年知縣崔廷祖立一在銅山玉江唐銅山令李義方刻放生池三字筆力遒勁今存

趙延義宅 在治西

桓侯樓 在治西譚家街舊在治南一百四十里為桓侯鎮明萬曆丁丑知縣閻顯功徙建於此

秋香樓 在治內嘉靖間知縣余祺建

思親樓 在治西譚家街天順間孝子譚紀建

瞻親樓 在銅山下

朝霞閣 在城內

飛雲亭 在治內

秋香亭 在治內隋李直之建栽菊於此

環翠亭 在治南宋程建用記西園之勝有環翠亭面北而枕南記稱祥符初知縣薛田建

臨江亭 在治西江岸

仰止亭 在治西高橋嘉靖間知縣余祺建

聞君好音律故來見因留數日教以音律清濁庭堅著韻英見楊升庵集

元祐閣 在治內畫元祐人物一云司馬光幼時常侍父池宰小溪後人慕之故名

嘉禾堂 宋尚書蘇中虎建

靜治堂 在治東北三里宋孝宗御書錫閣今廢

鑑亭 在治東南七十里涪江石壁宋魏了翁題今廢

蓬溪縣 廢青石縣 在治南一百七十里以青石山為名即舊晉興縣地西魏改青石隋唐屬遂州元併入蓬溪

長江廢縣 在治西一百一十里魏因江水名縣

孝義臺 在治西蜀孟昶時里人程崇事親孝方冬母病思笋崇號泣林中俄生數笋縣令陳元佐詩戢戢笋芽為母生淚痕落處兩三莖

白塔 在鷲峯寺左潘令題有蓮萊一願扁額於上

九節鎮 益州記云青石鎮有九折一名九節嶺九嶺之溪出焉碑目云青石縣九節鎮金地院有孝童孝女碑志云在縣東南一百里與合州連界

仁和鎮 在縣境內

珠玉溪 在廢長江縣因古有珠玉故名

招隱洞 在廢長江縣南二十里舊有金剛經

圖今不可攷

飛雲樓 在豐亭廟中至正年間建規模宏敞翔鳳樓 在治西

資聖院 在小溪坪詩云四山藏一寺方丈壓諸峯今廢

樂至縣 廢多葉縣 在治北五十里

廢樂陽縣 在治北四十里

盤谷洞 在治南石刻小盤谷三字相傳宋真宗時寇萊公會讀書於此乏食洞窳每夜流粟足一日費曉即止後人鑿之粟遂不流

仙人洞 在治西

反恭堂 在治南宋淳熙中為李千之萬之建

廢普慈縣 在舊安岳縣治西北一百里

廢石羊縣 在舊安岳縣東一百二十里

廢普康縣 在舊安岳縣治南五十里隋屬普州

廢安岳縣治 今廢

廢安岳縣儒學 今廢

琴臺 在舊安岳縣治北即北山橫琴是也

釣齋臺 在舊安岳縣學前清流曲轉豬為潭山上有古柏一株垂枝如綸若釣狀明知縣李奇英築臺其上故名

丹竈 在舊安岳縣治東真相寺陳希夷煉丹處

翰林洞 在舊安岳縣治洞上即東城其下即岳陽溪相傳為陳搏所鑿

岳陽溪相傳為陳搏所鑿

讀易洞 在舊安岳縣鐵峯山二里曰大雲山有石洞唐李洞師買島讀易於此因名

洗墨池 在舊安岳縣城南相傳為劉文龍洗墨之所水有墨色

希夷池 在舊安岳縣後陳希夷植蓮其中宋彭乘復為開鑿

葛仙井 在舊安岳縣東南雲居山有葛仙井相傳為仙翁煉丹處

城南樓 在舊安岳縣治南杜子美教授其上

卽南樓

工部樓 在舊安岳縣城南相傳為杜甫讀書處今廢

玉虹閣

在舊安岳縣治內

陵墓附

州志

本州

趙中丞墓 在治東五里葬元御史中丞趙慶

歐陽鈺記

劉蛻文塚 在治南二里兜率寺卽今南山寺

有文塚銘

蘇易簡墓 在治南八十里與廢銅山縣相界

射洪縣

陳子昂墓 在獨坐山下中江蘆葦用曰道喪千載而得陳君子昂宋郭廷謂詩魂逐東流水

墓依獨坐山

封君墓 在治西三臺山麓成化十七年勅贈

監察御史楊紹廣墓

鹽亭縣

二嚴節度墓 在負戴山下唐明皇時嚴震為西南道節度使弟礪為東川節度使

文同墓 在永泰廢縣傍有墓碑題宋學士農部侍郎

中江縣

趙成慶墓 距治二里

遂寧縣

鄧艾墓 在治北三十里昔有碑後有辨疑者曰艾不應葬此按鄧艾通泉人此地係通泉鋪

應屬艾墓今碑亦磨滅無存

楊輔墓 在治西南輔端明殿學士

蓬溪縣

鄧芝墓 在治南一百里

程崇墓 在治北

樂至縣

姚襄墓 在治北六十里

賈島墓 在舊安岳縣治南二里杜荀鶴有詩

杜孝廉墓 在治南六十里

黃班墓 在舊安岳縣治南八十里帽盒山之

右

馮山墓 在舊安岳縣治東五十里宋相普州人卒葬於茗山嶺

潼川州部藝文一

龍多山記

唐孫樵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卽山之趾得逕蜿蜒舉武三十北出其嶺氣象鮮妍孕成陰烟屹石巉巖別為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褻橫者木仆挺者碑植又有似乎飛簷連軒藥櫺交攢蔽撐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駁平砥若戶庭據乳側脉膏亭泓石俯對絕壑杪臨蘭薄仙臺標異聚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躡絕腹竇而空路由其中斷齟相望攀緣下上闐然而出曜見白日始時末嘉飛真蓋羅人傳晉末嘉中有為蓋羅者於北堂上學道焉元蹤蓋羅於此白日上昇今臺下有碑誌存焉者也

梓潼移江記

前人

涪嶽於郡迫城如蟠淫漲於秋狂瀾陸高突堤噴漉包城蕩墟葳殺州民以為官憂榮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患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壩地別為新江

使東北注流五里復匯而東即堤墟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武吏發卒三千跡其前謀役與三月功不可就有謁於榮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扶民憂然江勢不可決詭言不可絕公將何以終之榮陽公曰吾欲厚其直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餓卒賴厚直民惜其田以覓得不可榮陽公曰吾欲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苦吾卒卒若叛不可榮陽公曰奈何對曰夫民可與樂終難以圖始故自役與以來彼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疑牽綿民心蕩搖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輟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即能先堤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榮陽公諾明日榮陽公視政加猛決獄如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所貳事報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家事將脫鄰民於魚禍耳民敢橫議者死鄰民以榮陽公嘗為京兆既憚其猛及是民心大懼群舌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榮陽公歎出臨視班賞罷卒已而歎曰民言不堤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闊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闊之一蓋堤既隆舊江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榮陽公既以上聞有司勅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書為褒城驛記根所在長吏不肯出毫力以利民及觀榮陽以開新江受詔豈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

梓州惠義寺重閣銘

楊炯

大辰之歲正陽之月有郵縣宰扶風實就字思脊昭宣令德光剛化飲庶政惟和萬人以理閑庭不擾退

食曰公遠覽形勢處心淨域乃與禪師釋智海忘言契道寓目於長平之山援飛莖峭嶠削成千仞壁立萬尋俯觀大地僅如棗葉下望須彌幾同芥子飛瀟瀟瀝瀝而成響喬樹璀璨而垂榮玉堂石室千門相似大殿珠毫十方皆現慷慨樓櫓之未立吁嗟棟宇之莫修不捨有為取諸大壯觀夫左龍角右參旗前太微後營室駢羅列以雜沓懸蕭條而清冷上磊落以晃朗下泓澄而黠黠參差差森森纒纒千楹萬楹乍合乍離蒨蒨縈絳綉絢煥煥六米五章或合或散莽如天覆盡似雲平金火舍於垂珠日月相望於銜璧璇璣堆砌平接太階玉戶金扉俯臨閭閻曳紅日舒丹霞豐隆為雷碎鏗旬於軒檻列缺為電翕叻霍於庭除寒暑隔閔於牆垣虹霓迴帶於廊廡仰之不極目炫炫而喪精登之無階心邊遑而失度土木翔九垓之表仍不迷於上榮文章窮四海之間猶未離於左城借如梵天之宅釋帝之宮兩曜城池五雲樓觀輪王所處純金為說法之堂諸佛所遊衆香作經行之地亦未可同年而語也夫黃金鏤勝會不若四攝之門青石為牆會不若三空之舍碑百工之力建七寶之樓豈徒然哉良有以也夫何故如來神力且觀嚴淨道師方便化作一城事有古而可以質於今言有大而可以徵於小是則毗耶四舍俱發道心險路衆人咸知實所其銘曰長平山兮建重閣上穹隆兮下磅礴紛披麗兮駢交錯儼色相兮冲寂寞誰所為兮今天匠作

梓潼南江泛舟序

王勃

咸亨二年六月癸巳梓潼縣令章君以清湛幽凝鎮

流靖俗境內無事艤舟於江潭縱觀於丘壑渺然有山林陂澤之思遂長懷悠想周覽極瞻思其人則呂望藉茅於磻溪之陰屈平製芰於洛陽之浦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於是間以投壺酬以妙論亦有嘉餽旨酒鳴絃期笛以輔尋幽之致焉預於斯者若干人爾

宴梓州南亭詩序

盧照鄰

梓州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徒觀其巖嶂重複川流灌注雲騰綺閣負縵樓之遙迤洞戶山樓帶金墜之繚繞信巴蜀之奇制也時鳳泉閑上得和平之政鯤流有截下無交爭之人以公寄功上僚故久無州得連四千石之重任總十萬井之雄班職愈劇而道彌高位愈崇而德彌廣市獄無事時狎鳥於城隅邦國不空但觀魚於濠上賓階月上橫聯蟻之桂枝野院風歸動葦蕩之蒼草則有明珠愛客置芳酒於十旬羽服神交契仙遊於五日圓潭蕩鏡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帷彩綴飛烟之路藤蘿香滿挂疎陰以送秋颺馬參差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歡不在千里之賀何嘗下客情惶暫停歸嚮高人賞玩豈輟斯文咸請賦詩以紀勝集

射洪縣拾遺亭記

宋文同

庚子秋同被詔校唐書新本見史第伯玉與傅奕呂才同傳謂伯玉以王者之術說武烈故贊貶之曰子昂之於言其響警歎嗚呼甚哉其不探伯玉之為政理書之深意也明堂大學在昔帝王所以恢大教化之地自非右文好治之主為之且猶愧無稱其舉豈淫艷荒惑險刻殘賊婦人之所宜與乎絲事警聳立

文矯借伯玉之言有味於其中矣彼傳呂者本好曆數才技之書但能略顧大體端務記覽以濟其末學詎可引伯玉而為之等齊耶杜子美韓退之唐之偉人也杜云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韓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共推尚伯玉之功也如此後人或自己見而違抑之入之材識信夫有相絕者矣同當時常欲具疏於朝廷以辨伯玉之不然會除外官不果癸卯春伯玉縣人金華道士喻拱之過門言其令龐君子明於本觀陳公讀書堂舊基構大屋四楹題之曰拾遺亭棟宇宏豁軒楹虛顯步倚眺聽依然風尚將紀其實願煩執事同曰伯玉同之郡人也昔不幸而死於賊簡之手心嘗悼之矣今不幸而不得列於佳傳是故懇懇欲一為之伸地下之枉爾記此何敢妄遂述前事使揭於亭上聊以爾獨坐之幽其山川之勝登臨之美古今不易有子美之詩在焉

梓州中江縣新堤記

前人

縣為江所環因名之其源蓋出於綿之龍安鹿爬山初若二帶其深纔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澗水會為一西至於羅江南至於陽平匯東南復旁流迺浩漾為洪波浮於縣之西郊歷坤隅勢頗壯猛南迂折而東斗且闕遂廢擊左岸土堯善崩歲歲內蝕若剝以刃若掃以帚邑人惴恐弗安厥居治平二年春河內廖君子孟為之令將解去尚防遺敵及此即行視嘆曰是將禍於後者夫吾不為地陂而民魚有日矣於是料材課工趣之成期補垣墊漏填築堅垣以循公而推乾之其夏大雨淫潦屢集至此力不勝迺遂遷讓行復走故道積填累塗隱為金堤望之岌然直

偃橫斷初民來觀萬首如蟻朋行旅聚譟踴躍詠誦令德老穉一口其曰秦之冰唐之廉瓊嘗以水利遺民民至於今神祀之吾廖君殄水害於吾邑吾邑之人又將何以報之哉謹當戒告子孫即其地以祠世世不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所以盡吾之所為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二百人皆趨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夫蒙其利者必固徵其所以見思者耶蓋仁惠浹人其久愈深雖欲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懿迹與古何愧富附之金石以信於萬年君又笑曰過矣愚何當此願毋言謹以謝諸君汝奇等退以圖以書請余求文其言如此余受之曰是可紀也適為論次其所以云堤凡大小五其長共三十七丈高一丈廣倍其高用人三萬計日四十五堤既成無有一人議之曰不可者噫如君者賢令矣

送趙大資再任梓州詩序

前人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其所以宜往者名氏陳於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以稱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內之蕃城號為至重者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賴之以綏輯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異他所須智略沈辯威惠肅給厥輿論之所與慰遐邇之所欲者始為其人矣我有者哲宛在東土是嘗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懷服其信厚逮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去者此將頌之再洩於彼莫謂往制無循襲丞相奉被上旨乃曰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遺并絡遠人

蒙慶不勝至幸於是資政殿大學士召公於營丘大施過園詔趣見上眾悉謂公輔臣必以遠解既對便坐獨奉天語雍容啓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裝出都門併驛臨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以私請自免以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驛使勞諭眷委之厚無與為較先是公二紀之中臨於蜀蜀人既聞公來男啼於道女泣於簾皆曰我之匙筋安於食而枕簟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因於我公矣公既至衛條目去苛異刷滌梗垢磨盪昏聩羣疑革而冰消大擾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下宴然已為樂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感物思乎有心有心則接於物也泥而不博臨理貴乎無欲無欲則燭於理也明而不闇派諸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謂齟齬而難治者蓋公素事如此以為身術故入匡崑廟出殿巨屏曾不以內外為輕重而一以其所無事者為政治之本凡取知於君而獲變於民者其將繇此者與同常欲有所論議以記公之休懿會赴官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同為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詩自韓魏公而下凡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

送馮梓州序

秦觀

上即位之明年有詔待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將古以寧守史籍變

其熱光獄上書訟冤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即寧州置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爲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事然范純仁一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誤耳即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諷所聞德音執政不悅及考按連速熱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謂高平公七事者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且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快未幾高平公復爲鄴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事者意亦竟免去由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君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聖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爲姦始終巧請至於抵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世所謂用事之臣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爲能無恙而高平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而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於慈孝佛寺又將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述舊聞並以嘗所感嘆者爲

序贈之

賈浪仙祠堂記

龔鼎

唐韓退之善爲歌詩導性情一時相從者如孟郊張籍最號善友而浪仙學詩於劉義晚得借與二子遊頗以才調相推高雖然觀其風致清澹得之自然誠亦郊籍之儔故後世學者語騷雅之流裔孰敢外三子焉浪仙由長江徙官安岳而卒於會昌三年凡爲編次其詩者二人許彬者謂之小集而天仙寺浮屠無可謂之天仙集當時之人有可名者島俱請之讀天仙集傳之既久遂以讀爲退之之辭然退之前後二集皆所不載及得李洞句圖序質之然後信其非也浪仙於舊史無傳邇來朝廷新其書遂得附名於退之之後而頃歲居官者署祠堂於蜀土神廟廡之次今伯氏實佐令長於是邑嘗議其堂雜與神居非所宜也而尉有西園者在唐爲主簿之廳址誠將遷其舊構更以繪像無撓巨人居於義何有既遂經畫而就之其屋不華而完固其地不奧而清越其兩傍封植筠柏鬱然嗚呼浪仙沒距今二百二十餘歲矣名始著史策而其遺貌又得宅於故處適知士之能昭善雖日月之遠必有爲輔敝其迹者今幸爾副其身後之所待措之無窮宜不復恨矣而伯氏遠以書諭俾文其實然而蹈前哲之爲啓來者之慕抑所願聞即爲取諸新故之所傳而備存之且以示改作之有由也

郡守彭公堂記

王平

普爲左蜀上州前資陽後梓潼左昌元右榮德閬巒小大連延起伏如聚米如覆釜長溪遠水潔紆不斷

無驚濤如世之所畫水墨遠景故其民朴厚而俗美其士雅素而篤學排村褊井絃誦相聞服達掖而肆業汴官者每千有餘人三歲大比往往擢高科登顯仕爲世聞人蓋其士風之秀儒學之盛如此故其俗敦尚禮義尊愛賢者嘗曰吾州固僻遠然翰林彭公常守茲土政簡而不擾明而不苛父老傳誦於今不忘今東溪之上公遊宴之所曰翰林灘者志其述也平聞彭公利涉慶曆中與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張文定公同翰林爲學士實爲當世名臣天聖元年公嘗以祕閣校理來守普距今九十年而普人思之名其東溪之灘非施德於民何以至此守居後園有池廣袤四十丈郡人謂公所鑿本用蓄水以防回祿賢者所爲百世長利實吏師也平政和七年謬承恩際歲暮反止訪公遺事得之於先生長老而後園池亭荒穢不治乃課叢卒平土壤焚榭翳亭樹毀頽者治新之瓦甃破壞者補完之不敢後前人而廢後觀遂作堂於公所作之池上榜曰彭公以慰普人思慕之心時與賓客宴息其上采公之善以故事而歌詠之又廣東池種蓮養魚茭蒲菱茨蘋蘩芹亦可薦可羞非特爲遊觀而已亦師公之意而不敢墜也堂成遂書而記之若其竹柏之蕃茂花卉之鮮明亭榭登臨之勝四時風月之景有可言者非作堂之意故不書

黃鹿真人傳

楊續

黃鹿真人者東梓人也姓馬名道與小字愛娘年甫七歲失所怙恃鞠養於祖少有英標不喜華飾雅性冲虛欣慕黃老之學日誦千言一覽輒能記憶雖風雨寒暑不輟或勸以女子之職當勤婦工而歸慕元

虛何補容德但笑而不答人亦莫知其意時有野服黃冠士年踰七十顏如渥丹貨藥於市仙女尸隙見之如有夙契因延至內坐請問修真之訣師資相投遂授鉛汞符篆要術於是束髮頂冠歸身至道因易道與之名一日請別仙女詰其姓氏曰汝無問我久當自知留詩而去詩云女是寄生枝男是冬青木冬青獨白鵝寄生跨黃鹿若遇寇相臨穩便拋家族早早上三清莫候丹砂熟仙女且暮風吟不絕於口俄而年已及笄迺祖逼以聘事族議詳定確不可辭仙女歔歔流涕騰行而前曰女宿植不辛幼鍾酷罰膝下愛養將終身焉今蒙家老之諭雖恩德深重存亡銜結然野性荒疎志友麋鹿舉案之歡非女所願適祖憫之不斬其欲翌日命一女奴攜囊杖策穿雲而去既而夜徑林麓迷失故道忽覩燈燭爍爍若相導引者仙女躡足前窺見衣冠五人宛然若古圖畫中所繪者俱厲聲曰仙女誌之卜庵於此即成道矣言訖隱去黎明仙女徘徊四顧見山朝水會氣象鬱然真神仙窟宅遂稽顙拜禮謂女奴曰自非神指示何以臻此乃尋居民詢以職方所載隸屬之部居人曰東南之梓州涪城中江西北之綿州巴西羅江相距各五十里以市為界是時世道多尤盜賊蜂起歲仍荒歉仙女為捐所有壘開荒蕪疏鑿淤塞播種以時使民無艱食之患歷四十餘年仙女修真養氣日復精勤歲在懸車重顏不易營建別館以延有道之士一日舊所遇貨藥者忽至謂仙女曰汝之功業漸已成矣而外丹未應故欲相授指訣乃於瓢中取藥點土石甌為金銀各百以填丹臺祝之曰勿用自守當

有神護坐歷三載丹珠自成則汝脫身輕舉矣勉勵前修謹無中廢嗣後屢有盜賊睥睨鎮壇之物中夜變怪百出皆狼狽而走及期月風雨暴至壇下地裂甘泉沸湧銀髮白鵝遊於池金變黃鹿遊於市人無得而近之者至唐天祐改元八月朱全忠行崔杆之事昭宗崩全忠矯詔立輝王唐運告終姦雄蠹蠹三年正月羣盜踵仙女之庵抽戈直前仙女語之曰汝等敢行恣睢得無逆天理乎苟無害居人則庵中所積悉以相餉兇人未有足色將不利於仙女已而黃鹿白鵝突然而至於是仙女跨鹿風雲四起白鵝翔鳴前後揖引騰空而去舊有丹竈尚存至是烈如雷吼爐中光彩射天少頃空中掩靄天雨琉璃擲地有聲歷時而化異香馥郁終日不散羣盜悲哀悔謝投戈而退居人以仙女之德及人也深衆廣其庵以狀聞於蜀主王建顧謂侍臣曰此蜀國祥事也遂以千市為黃鹿鎮因賜青虛觀之名而命高行黃冠焚獻云嗚呼自唐末歷五季及我宋中興皇運幾三百年矣仙女之事寂然無聞於世獨里人李惟聰懼黃鹿之迹湮滅不傳博採舊籍參稽野史彙集大槩持以示余而欲編次為文以聞當世勒之碑石以傳後世余與惟聰有舊嘉其用心故不得辭謹為叙夫所聞以為茶邑之採擇皇宋紹興辛酉歲下元日矩齋書

講堂記

景宜之

冠會集諸生舉酒為壽侯曰君子之學必講而後明然講學有二難受教弗篤則難乎其為師指示弗專難乎其為弟子中古之士有講有聽若學之弗講與講而弗聽惡在其為是堂也若其所以為講者大學之明德新民中庸之性道教聖賢之精蘊在焉師舍是無以為教子弟舍是無以為學惟文學諸君與諸士子助諸宜之曰侯之言是也吾黨之士能服膺乎師教而不負吾侯修堂之心斯可矣侯謂宜之不可無述也因次第其言以為記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六百二十四卷目錄

潼川州部藝文二

金華書院記

元文禮愷

遂寧縣旌忠廟記

前人

旌忠廟記

明楊慎

中江重建縣廳記

周洪謨

中江縣余嶺新道記

張翀

牛山工部草堂記

陳文燭

太常張神祠堂記

顧雲鳳

雙桂留思記

胡繼宗

修東山序

前人

潼川州部藝文三

聖泉宴詩

唐王勃

九日登元武山旅眺

前人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杜甫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前人

宿鑿石浦

前人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

前人

陳拾遺故宅

前人

光祿坂行

前人

九日登梓州城

前人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前人

上牛頭寺

前人

望牛頭寺

前人

望牛頭寺

前人

望牛頭寺

前人

上兜率寺

前人

望兜率寺

前人

登牛頭山亭子

前人

野望

前人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前人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前人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

前人

義寺

前人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前人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前人

巴西驛亭呈寶使君

前人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

前人

諒議諸昆玉

前人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寶少尹

前人

章梓州水亭

前人

經石鏡寺

前人

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

李白

明月山

賈島

弔賈閻仙

李頎

過長江賈島主簿舊廡

崔塗

賈島遺庵

元孔進士

賈島墓

明李東陽

題圓覺寺

林鳴鴈

題鳳凰山

龔懋賢

九日遂寧縣郭西登高

前人

遊靈泉寺此地有席司諫讀書處感懷興悼

楊慎

涪江泛舟

前人

潼川州部紀事

職方典第六百二十四卷

潼川州部藝文二

金華書院記

元文禮愷

國家自延祐始設科悉革浮靡陋習專選經明行修之士故天下郡縣凡先哲著德立言有功於名教往往即其生長燕遊之地祠而奉之因即其祠增館舍貯經籍延師儒以講道遵前賢勵後學也唐拾遺陳子昂先生梓之射洪人其讀書址在縣之金華其墓在縣之獨坐其文翰議論在文冊天下學者至今景慕如在目前至正改元冬監縣柏延建言請擇地躬拾遺書院又援墨池草堂眉山例請建山長員以職敬祀朝省是其言以祠宇未葺學田未置下有司經度會相延遷秩未果九年春周侯廷望來尹縣慨然以為己任巡行視縣治之西前界廟學之墟後枕金華之麓有隙地焉承命葺規為蔬圃偶於瓦礫中得仆碑雖漫其額題云建金華書院記侯驚且喜曰方議相攸不圖前代已有其處且名副其實豈可復易於是捐己俸鳩材穀募工匠親董厥役越明年秋

元文禮愷

八月仍故基構正祠四楹位先生像於中又明年春二月構書樓門廡齋房若干楹既而重得廡間官田三百餘畝他日收其入以給廩餼而獨坐之祠昔封靈祐文惠侯額賜英顯久為風雨飄搖亦對俸集士民新之述其施設動矣哉馳書求記欲刻之石禮愷生也忝副郡末不敢以非陋辭竊惟古聖賢之言坦

明敷暢日星垂而江河流漢去古未遠體製爾雅降魏晉迄隋士各以織文麗思雕蟲篆刻為學問之極致大雅絕響久矣唐與猶肩徐庚風獨子昂先生起布衣奮然高蹈追媲六經與西漢並駕不幸嗣君廢御牝雞鳴晨剪滅親賢斯時也羅織紛紜之獄起在朝公卿方視爵祿為畏途禁瘡惴惴保首領不暇而先生以一祕書正字悼人之冤閔國之危以崇德緩刑撫慰宗室引古證今反覆論諫又願興大學以教

胄子止擊羌之役以保全蜀凡有利害於天下知無不言史臣稱其詞婉意切信乎其知言矣後之評史者謂先王陳說武后非狄公仁傑比或者譏其失言以武后不可與之言遂謂事同而情異殊不知夫先生所謂撫慰宗室者果何異乎其為唐室謀深矣則先生之心即狄公之心也但狄公言之於武后衰老悔悟之際其勢為甚易所以成反正之功先生言之於武后淫虐方熾之時其勢為甚難非惟不見聽竟殞於賊藁之手自古不可以成敗論人原其心可也

惟先生以忠厚之心惻怛之意陳救時諄切之言以正大高明之學著雄深雅健之文至杜子美韓退之繼作咸推服為先倡其有補於名教如此崇而祀之禮也雖然書院本為作養人才而設而學者貴窮理

以求踐履之實不苟為利祿計今而後相與瞻仰先生之遺像心其味其旨循進乎孔孟之門牆不負國家專選經明行修之本意此則周侯之所望於來學而亦鄉人之所願也侯名鑄字廷望晉寧人歷官多善政視於此舉槩可知矣

遂寧縣旌忠廟記 前人

武信北郭去城闌百舉武有廟曰旌忠神之爵封顯忠昭惠英烈仁濟王蓋昔忠臣夏公之祠也予幼時嘗與師友遊廟中視右廡墻壁間有前賢題詩轉瞬七十年尚記其辭而忘其名其詩云唐季紛紛幾戰爭東山西蜀又連衡公寧死作泉中鬼義不生為城下盟而末云史臣秉筆無公論賴有雙碑為發明余詳閱雙碑其一宋政和元年知州李駒所作其一宋嘉定辛未轉應判官費仕歿所述也按史傳公青人諱魯奇字邦傑唐天祐十二年秋七月晉王存勳勞軍魏縣帥百餘騎巡視值梁將劉勗伏兵五千圍之公時為裨將持短兵力戰拔王於重圍因賜姓名曰李紹可是後屢立大功如王彥章梁驍將也馬上持百斤雙鐵鎗所向無前鄆州之役公生擒之而梁隨以滅唐明宗天成元年復還其舊姓名四年自河陽

出鎮武信其地即遂州也長興元年東川節度使董璋西川節度使孟知祥連兵反詔公副石塘討之知祥憚公威名遣其心腹李仁罕趙廷隱張業攻城益急朝廷力不能制公嬰城拒守至食盡援絕城陷乃先沉其孥於井而身與俱斃當是時賊勢方熾或貪生畏死甘就執辱或迎風就降者何限而公獨毅然以死自守凜凜忠節萬世而不泯彼腥而此馨彼

穢而此潔不待議而後見歐陽公五代史傳死節者二傳死事者十有五乃列公於十五人之中雖於公之忠義若未盡白至晦菴朱子作史綱目長興二年春正月標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將夏魯奇死之可以繼素王之直筆豈可謂無公論耶初贈封太師齊國公祠郡治之後圃錫號忠節民以出入為艱更度地於城東瀕大江建祠易號顯節江水暴漲牆壁傾圮乃更卜地於城北今旌忠廟是也廟之額凡三易而公崇封王爵名節愈著神之樓凡三徙而吏民祈禱祀典愈隆其所從來尚矣然廟歷歲久上雨傍風日入於壞至正九年秋七月京兆王侯脫來守是邦課農與學民俗於變一日進謁廟下徘徊瞻顧喟然嘆曰聖朝屢下明詔凡忠臣烈士之祀官為修其祠宇今廟貌若此意而弗葺答將誰執於是首割己俸偕僚佐議撤其故而更新之次年冬會監郡伯帖木兒自京師來赴以敬以信議亦克合錢以緡計竹以箇計木以章計與夫士民欣助百邑之費命醫正王文德掌其簿州胥劉氏龍司出納幹人趙子成張天祐董役夫當其撤殿上薨椽朽腐忽墜壓神座咸謂神像毀矣及發掘視之儼然無毫髮損莫不驚異功遂不勞而辦助於至正辛卯春成於至正癸巳冬廟貌復新矣平士民具牲酒以落之仍遣吏請記以刻諸石夫神人之理一也書稱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詩列懷柔百神之頌蓋神以祠而知人之敬人以祠而知神之靈神之得安其棲亦猶人之得安其居也今歲幸有賢侯獨能明於事神治民之道上以答靈

賦下以副具瞻一舉而兩得其過人遠矣故書以歸

之并爲來績政者之勸云

旌忠廟記

明楊慎

旌忠廟祀後唐節度使夏公也公諱魯奇守武信自
董璋反東川攻遂州在圍城中兵食盡而援不至遂
自刎死公結髮從軍事莊宗馳驅中原破勁燕潰驍
魏王彥章號千人敵竟成擒於公手及其守一隅孤
城反受困於僮監豈非天哉傳曰善死者不亡公善
死矣以身殉城以死勤事忠憤之氣凜然千載宜其
赫爲明神廟食一方也歐陽公修史以死事傳之五
代之臣在是列者僅十人耳國朝敦重祀典非功烈
昭映史冊者不與會典所載全蜀合祀之廟七而旌
忠廟在焉豈陳賈之光景動人畏壘之私相尸祝班
與土人每歲孟夏五日遠近相率虔以承祀祀儀雜
用社蜡願未有迎享送神辭列人士以爲請乃衍楚
辭國殤之義播諸聲刻諸麗牲石用薦歲常焉其詞
曰炳骨蕭兮挹椒醑承胙蠶兮闡神宇神之靈兮毅
且雄精爲星兮氣爲虹著光景兮如在標晴霞兮形
形神之來兮霄光舒披風爽兮英風嘯紛羽序兮揚
鳥旗置霜梢兮繁雲駒淵淵兮撻鼓嗷嗷兮陳竿歌
振纓兮無回裾神醉止兮奄虞神之去兮靈澤下雨
雷俎兮嘉蒙學爾我祺兮蕃我禧驅伯強兮逐肥蠅
畝棲粟兮箔委絲凶苗蕩餘兮休德流滋愷台孟夏
兮歲以爲期拜神既兮神無射思斗城金壁兮奠我
邦土我民歌薦兮無絕終古

中江重建縣廳記

周洪謨

中江隋鉉武邑又曰凱州至宋始改今名隸潼川府
而潼川舊志謂潼川壤地瘠薄民物之產不及西川

一大縣則中江之風土大略可知歷代以來爲中江

而顯者未見其人得非以其邑小民貧雖善政不足
以樹聲聞歟由今尹胡君叔寶觀之則殆不然君浙
之禾康人先爲是邑典史律已公而撫民惠在官八
年始終如一今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河南李公向
嘗奉勅之蜀糾覈吏治乃以君治績上於朝而邑民
亦詣闕言其狀遂進今職邑素寡桑麻桐棗椒漆之
屬君教民樹藝遂享其利邑素無陔塘堤堰君教民
鑿築而灌溉隄防咸有其備比歲以來置義倉於山
廻保安二鎮以賑歲饑而民不困敦重學政修大成
殿及門廡堂齋以至祀典諸神之祠宇壇塲邑之枉
梁道路故者以新敝者以理覆者以密覺者以堅諸
廢既興乃葺其治事之廳廳之後爲堂廳之前左右
爲分理案牘之所又其前爲麗譙煥然奕奕美於舊
規經始於丙子之五月而成於明年之九月凡所費
皆出帑藏之餘而無斂於民雖勞民而民樂之既而
其父老寓書於其邑進士徐英曰願子達之周太史
請筆之石英以示余余嘉君爲政有序而聲聞達於
上下則知古今之爲是邑而無顯者是果繫夫邑小
民貧哉譬之中下之田深耕易耨而所獲有不減膏
腴之地者在人力不在地土也而予故爲識斯廳之
所以新而併詳其他績可錄者使不泯焉

中江縣余嶺新道記

張紳

中江當兩川雲貴秦隴行旅之衝實劍外劇縣西
二十里有山曰高崖壁立雲蓋俯瞰群峯勢等青城
大巽五山之麓故有鋪曰雙魚踰雙魚五里溪水自
北下夏秋之交輔以行潦其悍滋甚有司者常橋之

號曰高橋橋西上數里爲鋪曰飛黃出飛黃之上十

里曰芳基又十里曰走馬自雙魚而上遊坂重現時
相勾連巨細石甃最齒齒齒齒者必擇地然後可投
步至走馬稍已又在乏水泉當暑時公私往來
無以濟渴不死則病循縣西五里出雙魚北歷兩河
口蠻洞直距芳基走馬之間一徑駘直可通敝述而
少紆迴演逸艱難攀跨之狀夾徑有井或寒泉錯出
石罅沕瀉漫羨其聲淙淙所謂井深不食者官道不
出於此而出於彼何也新建余侯祺來令之五年不
爲苛斂之政縣以無事乃屬其土人而告之曰吾聞
道弗不治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周單子所以
知陳之亡也今官道之利害前人之智非不能及此
而不肯一舉手或有意舉手而奪於羣喙憚而不爲
智及之而不爲不仁憚於人言而不爲不勇吾無以
令爲也茲將舍其迂而就其直棄其險而從其易僉
其謂何皆應之曰然遂以嘉靖四年十有一月庚申
刊木夷穢鑿兩河蠻洞之道而通之上下連延僅二
十里廣加故道三之一并徙雙魚飛黃芳基三亭於
形勢之便區取南之直以易北不傷於民撤舊亭之
材以爲新不費於財首尾兩閱月厥告成功而縣之
人忘其勞途之人始得便周行之安也兩河當高橋
上游十里其患差小乃廢高橋舊址改創石橋二於
其上橋之陽爲亭一不侈不陋充爽可喜榜之曰仰
止以休行役之士大夫凡所規畫動適人意旄倪歡
呼如出一口按察使君李道夫適以入觀過而嘉之
遂更舊鋪之名雙魚者曰余嶺飛黃曰易平芳基曰
便民用慰山林而示後來君子於是知余侯之善

為政也予方戍瞿門縣博士李載陽不惜二千里走書曰願有記按周禮合方野廬二氏皆以道路為職凡舟車輦轂互叙而行之不使窒閼而月令以季春之月周視原野開通道路為謂三代之有司治其職以待四方之賓旅者詳矣蓋兼禮立制而授之官司細大畢舉而纖悉無憾此所以為先王之法非後世所及也去古未遠士之工於取名者羸縑之不知而敏所持以侈耳目之觀其觀觀者視民之利害恬然不以動其心始得避嫌以荷朝夕要之二者其操心之私均也然則為今之吏能舉事以貽百世之利非役志干譽以求益也而民不以為病蓋仁者之勇矣於先王之法又深得其遺意雖欲不記可乎侯字原貞宋尚書襄靖公之後丁卯鄉進士其與學慎獄懾竊惠民之政皆有明法往歲寧賊之亂潔身以去志操凜凜為紳間多能誦之者載陽字時和雲南趙州人及典史徐朝進皆嘗贊是役法得附書時嘉靖五年丙戌

牛山工部草堂記

陳文燭

潼川蓋唐梓州境而牛頭山在郭門外杜工部嘗登其上所謂三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是也參知梁尚賢憲使王元德分鎮劍南捐金度木命刺史張輝南為草堂於山巔余試士過焉刺史乞余記之嗟乎公遭世變飄零於蜀或自餘而梓或自閬而梓坎壞之狀千載流涕而誦其詩者與忠君愛國之思即公在梓州詩如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子瞻嘆其詩入道猶庖丁以牛入也公輸以輸入也蘇氏知公乎是公詩多於蜀而妙悟於梓

公神其託茲山哉天壤俱敏可也昔唐陳子昂梓州人公過射洪學堂撫遺跡而弔焉有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之詠若為今日而言者則牛山數椽與金華並峙乃不穀之慨慕於公奚啻公於伯玉哉浣花漢西余業有記而今又託乎片言其有私感與若謂能飽公殘膏賸馥而揚美之則余豈敢

太常張神祠堂記

顧雲鳳

肅皇帝纂極之初首以孝治天下追隆所生有詔下有司議獻廟禮維時桂文襄張文忠各以韓魏公之說進業稱上意而來袁先生獨持景仁君實之論抗言廷爭之蓋肅皇帝所重孝而先生所重禮也用是言忤上旨竟得罪譴戍謫蜀之瞿塘夫瞿塘天下巨險命下莫不驚駭相顧而先生怡然就道及抵瞿則日徜徉灑灑巫峽間澹如也故自先生以諫顯而先生之名重自先生不以流竄易心而先生之名益重人謂天子重先生之節必且且暮召先生起戍而居故官有日矣而先生且未大耋竟終於瞿則何天之膏於報而先生之薄於享也是以鐫銖尺寸論天者無意於聖賢矣卒也繼序無窮垂祀萬禩天於孔顏何如哉先生不盡用天地之餘留以貽之後為先生後者莫不自發於儒以推明先生之道而其仲子曰鹿峰翁克繩步武歷官奉直所在奏最又能授其子肖山懷鹿公業業成先後舉進士鸞鶴騰驥焜耀梓里然後知天之報先生者未嘗不豐而先生之享果不薄也先生既以節行祀於鄉而鹿峰翁復謀為家廟令後為子孫者仰廟貌而維所以繩世守庭訓卒

不果既萬曆戊子懷鹿公以奉使便省思所以成鹿峰翁志一日而謀於雲鳳曰余張氏簪纓青紫世相禪也是皇大父澤也而即家置廟使張氏之武相接也則先大父志也緬懷宗澤仰成先志舍不肖其誰與於是庀材鳩工為屋若干楹卜宅之陰將奉先生之靈妥之而屬雲鳳記其事雲鳳曰穆哉來袁先生之德也啓後而因以啓後人之後至哉懷鹿公之孝也承先而因以承先人之先詩曰貽厥孫謀又曰孝子不匱張氏之祖若孫饒之矣嗣而後有先生之貽謀在更有懷鹿公承先之孝思在謂斯祠也家治儼然即千百世無墜可也因筆之言為祠記

雙桂留思記

胡績宗

潼川外一都會也先代為郡為府為路今為州志云江山灑落人物富繁是故前漢有循吏曰鄭紀曰王潑有烈士曰李餘有隱士曰王祐於唐有孝子曰趙禮有詩人曰陳子昂於宋有文士曰蘇易簡曰蘇舜欽有才士曰文同於時有蹟有譽有像有祠至今赫赫也我朝江山人物猶夫前代也成化間有雙桂先生王氏者以鄉進士領潼之教慨然以振作人物為己任云人物之作當不止漢唐宋也於是慎動止詳語默嚴程課勸條約以漢可學也有董廣川焉唐可學也有韓昌黎焉宋可學也有周程張朱子焉非董韓不以語諸弟子而諸弟子非董韓亦不以問非周程張朱不以授諸弟子而諸弟子非周程張朱亦不以學俾諸弟子有所勸無所懲焉故諸弟子莫不斐然而有文焉錯然而有理焉充然而有得焉先生乃欣然喜暢然樂以為己任勝矣於是乎植二桂於庭

曰諸弟子之盛有如斯桂今年秀明年華又明年實矣吾以桂識之夫王氏植槐以識其子孫吾植桂以識吾諸弟子槐盛王氏之子孫亦盛桂盛吾諸弟子當亦盛明年先生以滿代去諸弟子服先生之教無分親炙與私淑恆不忘於雙桂而先生之餘波遺澤與桂俱存又明年雙桂暢茂垂蔭方畝既而潼人若少參黃師大氏黃門張習之氏太行人歐明甫氏刑部張震之氏進士王仲修氏王仲一氏鄉進士周受之氏劉子睿氏趙伯舉氏同登併舉與桂俱盛或以才顯或以德著雖潼之盛大抵先生之波澤也顧不有光於鄭王諸氏以無愧於董韓諸子哉夫植槐而槐盛槐盛王氏之德盛矣植桂而桂盛桂盛雙桂先生之教盛矣非王氏之德則王氏之子孫孫易與槐盛非雙桂先生之教則潼人之親炙先生與其私淑焉者易與桂盛雙桂方長潼之士子亦莫不蒙邁英發不可遏抑然則雙桂之教之思曷有既哉夫王氏植槐為其子孫而其子孫繼盛雙桂先生植桂為其諸弟子驗之今不特諸弟子也而其子曰黃門曰刑部各動江南與潼並盛則夫先生之桂之盛不特為潼人已矣不特與王氏之槐媲美已矣是不可記哉故記先生名序字子倫金谿人以為雙桂之思於潼也故潼諸弟子口焉為雙桂先生云

修東山序

前人

東山者以其在州治之東也故曰東山杜工部陪王侍御登其山賦詩云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其為勝樂久矣且志曰東山離州城四里隔江修阜如長城謂其體勢蟻蟻足以回抱一州之風氣

也特表而重之然岡平麓迤尚未頓起震巽之峯乃作浮屠增蛟之翼以梵刹丹閣冠阜幹幹凌霄倒景飛暈映帶江山有砥柱中流空中樓閣之意及楚火秦灰風景殘燼人跡罕到但遠望草木撐天而其中如有一人焉踽踽涼涼無侶而孑立者浮屠而已初秋之夕雨聲乍歇河影漸瀉忽聞窸窣聲從東山來夜渡空江水也予因誦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蓋亦不解其何者一日年少頭陀左扶杖右執杖叩予曰處乎山之東者我也盍聞清夜鐘乎始將為此山大破其岑寂也有聞其鐘而應其募者乎予曰募道如鐘然大叩大鳴小叩小鳴無俟予言之贅

潼川州部藝文三

聖泉宴詩

唐王勃

元武山有聖泉焉浸淫歷數千年乘巖湧湯接磴分流下瞰長江沙堤石岸咸古人遺跡也今乃青蘋綠芰紫苔蒼蘚遂使江湖思遠寤寐寄託既而崇巒左峙石壑前濤丹雘萬尋碧潭千頃松風唱響竹露薰空蕭蕭乎人間之難遇也方欲以林壑為天屬琴罇為日用嗟乎古今同逝方深川上之悲少長借遊且盡山陰之樂盍題芳什共寫高

情詩得泉字

披襟乘石磴列籍俯深泉蘭氣熏山酌松聲韻野絃影颺垂葉外香度落花前與洽林塘晚重巖起夕烟

九日登元武山旅眺

前人

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杜甫

將老憂貧囊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假裝逐徒旅逢階險濕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繫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悵空慰所尚懷終非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漉楊朱泣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前人

谿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蠛蚊蚋集人遠鳧鴨亂登頓生層陰敲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魏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歎

宿鑿石浦

前人

早宿寶從勞仲春江山麗颼風過無時舟楫敢不繫迴塘淡暮色日沒眾星擘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驛窮途多後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家繫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

前人

浩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繁迴四顧俯層巖淡然川谷開

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
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材

陳拾遺故宅

前人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煙
位下局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乘輔佐權
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光祿坂行

前人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
時曠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

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

九日登梓州城

前人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
弟妹悲歌裏乾坤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前人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樓
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又

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
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

上牛頭寺

前人

按竇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郫縣南上有長樂亭
青山意不盡滾滾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

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望牛頭寺

前人

牛頭見鶴林梯逶迤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

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上兜率寺

前人

按圖經兜率寺在梓州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
庾信哀雖久何願好不忘白牛車遠近且欲上慈航

望兜率寺

前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翻
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

登牛頭山亭子

前人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
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野望

前人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思凄凄山連粵嶺蟠三
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獨鶴不知何事舞饑鳥似欲向
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攜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前人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畫蒼然猶出塵
低昂各有意森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

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鷓鄰
高堂未傾覆幸得慰嘉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

赤霄有真骨恥飲泔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前人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
亭景臨山水村烟對浦沙狂歌過形勝得醉即為家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

義寺

前人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巖

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前人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還
花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憶鬢毛斑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前人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含風翠壁孤雲
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鳥飛鷺晚

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巴西驛亭呈質使君

前人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意愁與醉無醒
漂泊猶杯酒脚對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

君谿議諸昆玉

前人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
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賈少尹

前人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
作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

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章梓州水亭

前人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史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
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荆州愛山簡吾醉亦長歌

經石鏡寺

前人

昔日朱輪守經過野寺家壁間留墨跡泉下隔年華
雲去空雕樹風來捲碧沙江山雖似畫每到動吁嗟

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 李白

吳會一浮雲飄如道行客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

良圖俄棄捐衰疾乃綿劇古翠藏虛匣長劍挂空壁
楚冠懷鍾儀越吟比莊鳥國門逸天外鄉路遠山隔
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旅情初結緝秋氣方寂歷
風入松下清露出草間白故人不可見幽夢誰與通
寄書西飛鴻贈爾慰離析

明月山

賈島

言心俱好靜麻署落暉空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
長江微雨後明月衆星中若任遷人去西溪與劍通

弔賈閩仙

李頎

秦樓苦吟夜南望只悲君一宦終遐徵千年隔旅墳
恨聲流蜀魄冤氣入相雲無限風騷句時來月下聞

過長江賈島主簿舊廬

崔塗

雕琢文章字字精我經此處倍傷情身從謫宦方沾
祿才被椎埋更有聲過縣已無會識吏到廳空見舊
題名長江一曲年年水應爲先生萬古清

賈島遺廬

元孔進士 夫名

亂峯青抱石溪寒中有詩人獨倚欄夜月龔燈會禮
佛秋風驢背偶驚韓殘碑剝落苔封篆古寺荒涼草
壓壇我有新詩吟未穩推敲相憶路漫漫

賈島墓

明李東陽

百里桑乾繞帝京閩仙會此寄浮生葬來詩骨青山
瘦望盡荒原白草平無地椒盤供廟祀有人驄馬問
村名特修其墓穹碑四尺標題在詞賦風餘萬古情

題圓覺寺

林鳴鴈

萬頃波涵半畝陰倚欄一笑空人心全經看破無文
字月滿寒潭風滿林

題風凰山

龔懋賢

岫出青天水一灣相傳道是鳳凰山年來多種梧桐
樹佇聽鳴陽動八寰

九日遂寧縣郭西登高

前人

烟霧萬里開鴻鴈幾行來江近飛鳥國山高戲馬臺
霜華沾旅服霞影落仙杯坐惜佳辰晚明春未擬回
遊靈泉寺此地有席司諫讀書處感懷興悼

涪江泛舟

前人

司諫幽棲地空門歲月深泉臺理玉樹靈境闕仙首
逝水與三嘆遊山廢九吟風微何寂寞松柏自蕭森

涪江泛舟

前人

明月沉清露秋風起白雲南棹乘溜急木葉下江聞
爽籟懸金奏遙峰積翠碧潭留雁影錦泐散江文
旅望隨天豁幽阿與歲分登臨知自好寂寞共誰云

涪江泛舟

前人

蓬溪縣志唐蓬溪下三鄉有羅女山下有一洞每立
春日洞中祥雲四起仙女出現地方嫁女者送軸線
於洞內次早即造鞋送出後有狂生羅秀才詣洞門
求見不得怒曰仙女萬人妻也於是永不出現
宋史郭廷謂傳馮瑋知梓州爲僕夫所訟召廷謂爲
靖江軍節度觀察留後以代之州承舊政有莊宅戶
車脚戶皆隸州將鷹鷄戶日獻雉免田獵戶歲入皮
革又有鄉將都將鎮將輩戶擾閭里廷謂悉除之

潼川州部紀事

傳求傳求爲梓州路轉運使夷獍寇合江鈐轄司會
兵掩擊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吏冒取播州田獬故
恐而叛即擊吏置嶺南獬人聞之散去
崔暉傳暉字才之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累官尚書
職方員外郎知遂州建議置塘峽置關如劍門以察
姦人事既施行徙提點刑獄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
塌暉更用州兵代役文州番卒數剽攻邊戶守臣慮
生事多以牛酒和遣暉請守臣歲時得行邊益募勇
壯伺其發一切捕擊之後無復內寇

唐文若傳文若遷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
至城發庫錢募游者賑活甚衆又力請於朝除田租
二萬一千項免場務稅二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
自是無水患

玉照新志明清述揮塵錄列本朝諸帝以潛藩爲軍
府今又敬以徽宗詔旨攷之云政和五年冬十二月
己亥宣德郎王恬等言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
遂州爲遂寧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
遂寧郡王紹聖元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閣與蘇潤二
州時同而事均緣本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慧明
院秋冬間忽觀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
越三年奉陛下即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升爲遂
寧府又詔主上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政和
七年十二月壬午詔以宿州零壁爲靈璧縣以真州
爲儀真郡通州爲靜海郡秀州爲嘉興郡從九域圖
志所奏請也實錄與三州圖經及儀真通州嘉興三
志皆所不載明清嘗陳於禮部乞行遂州照會施行
中江縣志寧國寺佛座下塑二龍頭角森然於正德

四年正月十五日風雨暴來雷電交作二龍遂衝梁突棟而去觀者莫不驚異後不敢復塑止以金飾其迹

趙應林所畜義犬丙戌獻賊屠鄉應林被害犬銜草覆林尸歸家仰首却顧若有所語家人怪之隨犬往大去草發尸家人負歸葬畢犬於墓所長號數聲而死

蓬溪縣志民張氏一日出汲水見一小兒啼欲吃乳狀張與之乳嗣是出汲水則此兒按時吃乳家人不知一日客至張氏遲歸其姑痛叱之張告以故同往驗之不見此兒歸語其翁令以線往若復吃乳以線繫其腰張如法行之兒出以乳飽之即攜鋤隨線路捕捉里許線入土穴鋤得一茯苓如兒狀舉家烹而食之張不忍食一日霞光四起其家拔宅昇去張氏獨留依一鄰媪績紡度日享年百歲有司爲立百歲坊相傳即馮蓋羅之媳也